

# 从人类语言共性看助动词的语法地位

张琳 邵阳学院 邓云华 湖南师范大学<sup>①</sup>

**摘要:** 助动词的语法性质和跟其后动词的语法关系一直是汉语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也造成了汉语教学中的混乱现象。本文首先根据54种其他民族语言的考察结果,从类型学的角度,确立“助动词+动词”的语法关系跟动宾关系一致。然后在汉语内部从功能的角度,进一步论证这一问题。本研究表明,民族语言中的情况可以帮助解决许多汉语言学界的问题。

**主题词:** 助动词; 类型学; 民族语言; 动宾关系; 语言共性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82(2016)04-0048-06

## 1 引言

助动词是一个成员有限的封闭词类。虽然汉语学界对这个词类的研究不是很热闹,但是助动词的探讨是在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任何一种语言学理论面临的一个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助动词?(Langacker, 1991: 193)。Chomsky在其标志着转换成语言学诞生的经典文献《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 1957)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助动词变换公式”:

AUX→C(M) (have -en) (be -ing)(be -en)<sup>②</sup>

乔氏认为,普通动词在进入句子时必须带入这个公式。认知语言学的创建人Langacker则提出了另外一条分析路线,他的认知语言学纲领性文献*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1991)一书,就花了整整两章的篇幅(全书共12章)来专门讨论助动词的问题。由此可见,助动词的问题在各种语言学理论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性之高。汉语学界关于助动词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进行:(1)助动词的词性到底是什么?是副词还是动词?(2)“助动词+动词”的语法关系是什么?是状谓关系还是动宾关系?迄今在这两个问题上还是莫衷一是,

众说纷纭。对此,不论是初等学校教材还是高等学校教材,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处理办法,结果给汉语教学带来了一些混乱,不免也给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困惑。本文将根据类型学的研究成果,并从功能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加以论证。

## 2 目前关于助动词的研究和教学

关于助动词的语法地位,以往学术界和教学界分别持有不同的观点。

### 2.1 学术界的不同看法

从意义上看,助动词是表示能力、愿望、可能、责任等意义的词,虽然各个学者的划分范围有些出入,但一般都包括这些成员:“能、能够、会、可以、可能、得、要、敢、想、应该、应当、该、愿意、情愿、乐意、肯、许、准、(不)配、值得”等(朱德熙, 1982: 61)。从结构上看,典型的助动词只能出现在下述格式里:Aux(助动词)+VP(动词短语)。例如:

- ① 他会开飞机。
- ② 他能参加明天的会议。
- ③ 我愿意接受这项任务。
- ④ 你得准备功课。

**作者简介:** 张琳,邵阳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英汉对比和翻译学, E-mail: 509397612@qq.com。邓云华,邵阳学院外语系/湖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和英汉对比, E-mail: 8729238227@qq.com。

助动词的一些明显语法特点,主要有:  
(1)不能重叠;(2)不能带体标记“了”“着”“过”;(3)可以放在“~不~”的正反问句格式里;(4)可以单说。

各学者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分歧,学者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助动词的词性,二是助动词与其后动词的语法关系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前一个决定后一个。下面只介绍有代表性学者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两种看法。

(1)助动词是副词,助动词与其后动词的关系为“状语+谓语”。

a. 王力的“末品”说。

王力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语法》中,把能愿动词一律归入“末品”(1985:75)。在他的“词品”说中,宾语是“首品”,动词是“次品”,动词的修饰语则是“末品”。

b. 吕叔湘的“限制词”说。

吕叔湘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法要略》把“能”、“会”、“得”、“可”归为限制词。在他的体系里,“限制词”就是副词,归入此类的还有否定词“不、别”和一般副词“也、就、还”等。

c. 丁声树等的“类似副词”说。

丁声树等(1961:89-90)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认为助动词和副词相仿佛,“肯来”相当于“再来”。

(2)助动词是一类特殊动词,它与其后动词的关系为“动+宾”。

a. 陆志韦的观点。

根据吴竞存和梁伯枢(1992),比较早地提出“助动+动”为动宾关系的是陆志韦1937年出版的《国语单音词词汇》,但是他对这一观点没有加以论证。

b. 赵元任的观点。

赵元任(1979:160)在1968年出版的《汉语口语语法》认为,助动词的宾语必然是动词性的,但不限于哪一种动词,动词性宾语可以是及物的,如“肯说”,也可以是不及物的,如“要休息”。但是赵也没有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论证。

c. 朱德熙的观点。

朱德熙在1982年出版的《语法讲义》中指出,“助动词是真谓宾动词里的一类”,即认为助动词是普通的动词,其后的动词则是普通的谓词宾语。但是也没有对这一观点加以论证。

d. 吴竞存和梁伯枢的观点。

他们在1992年出版的《现代汉语句法结构

与分析》明确提出,助动词是地道的“谓宾动词”,后面只能跟谓词性宾语。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证,根据为“助+动”与“动+名”具有平行的疑问方式(见后文)。

此外,还有一种“兼类”说。吕叔湘在1979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提出了一个跟他早期的观点不太一样的看法:

助动词是个有问题的类。助动词里边有一部分是表示可能与必要的,有一部分是表示愿望之类意思的,所以又叫作“能愿动词”。前一种接近副词,后一种接近一般要求带动词宾语的动词,这两方面的界限都很难划清。

以上的简单考察可以看出,两种观点基本上是平分秋色,相应地,也造成了汉语教学领域的意见分歧。

## 2.2 教学界的分歧<sup>③</sup>

也许是由于上述学者之间的不同观点造成的,汉语教学界对助动词的意见更是分歧严重。情况大致如下。

(1)“合成谓语”说。

过去在中学教育中最有影响的三种教材——《暂拟汉语语法系统》《汉语》和《汉语知识》——都把“助动词+动/形”看作合成谓语,即联合关系,助动词和其后的动词都作谓语动词。

(2)“副词”和“状语+动”说。

目前国内最为通行的几种高等学校通用教材都把助动词处理成副词,把助动词短语看作状中关系。持这种观点的教材主要有: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黄伯荣和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张静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邢福义主编的《现代汉语》等。

(3)“动词”和“动+宾”说。

根据我们的考察范围,目前只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编的《现代汉语》持这种观点,指出“由能愿动词加上谓词性词语形成的格式,是述宾结构,不是偏正结构”。根据苏凤英(1994),《教学语法试行方案》也持类似的观点,但是态度模棱两可:“从意义上讲,有的侧重在动词,能愿动词接近状语的性质;有的侧重在能愿动词,接近谓语的性质;有的很难说是属于以上哪一种情况”。

以上的综述告诉我们,助动词的问题不仅在学术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且也给汉语

的教学带来严重的混乱现象。助动词是日常语言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自然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困惑。本文的目的就是要理清这一问题，从而为汉语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

### 3 来自其他民族语言的启示

关于助动词的语法地位，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世界上其他民族语言的情况，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

#### 3.1 中国境外其他民族语言的情况

如果我们的视野扩大一点儿，就比较容易找到问题的答案。很多问题，假如只限于汉语内部，似乎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行，但是跟其他语言相比照，不同观点的优劣马上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国际语言学界的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最为值

得我们借鉴。

Greenberg (1966) 从世界不同的语族中选出30种语言，对其15种结构顺序进行了统计，比如主、动、宾三个句子基本成分的顺序，形容词修饰语和名词中心语的位置，等等。下表是我们根据Greenberg的统计结果制成的。只选择了4项与本文讨论有关的语法格式。关于助动词和动词短语的语序，Greenberg只统计到助动词具有人称和时态变化的语言，因此下表只有19种语言。主语与这里的讨论无直接关系，故略去。

一种语言的语法组织往往是和谐统一的，表现为同一性质的短语往往采用相同的语序。在所有15项结构中，跟动词和宾语的语序几乎100%一致的有两种：(1) 介词和宾语；(2) 助动词和动词。其他结构则都没有这种一致性，都有或大或小的差别。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1) 共有8种语言是OV语序，它们全部是“宾+介”和“动+助”，三种结构的语序一致率为100%。

(2) 共有11种语言是VO语序，其中9种是“介+宾”和“助+动”，三种结构的一致率为80%强。两个例外为Finnish和Guarani。

仔细观察两个例外——Finnish和Guarani，它们都是采用“宾+介”语序。古Finnish也是OV顺序，即它实际上不是例外，它的“动+助”是与早期的宾语和动词的语序是一致的。一种语言的语序会发生变化，但是发展总是单向的，只有SOV→SVO，没有相反的发展。当它的句子基本语序发生变化时，不会马上引起同类结构的变化，需要一定的历史时期才能达到新的结构和谐。语序的变化会首先发生在谓词核心动词和宾语之间，然后才会类推到介词和其宾语以及其他结构上。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Guarani

表1 Greenberg (1966) 的有关统计数据

语言	VO(1) OV(2)	介+宾(1) 宾+介(2)	助动词+动(1) 动+助动词(2)	谓+状(1) 状+谓(2)
Basque	2	2	2	2
Burushaski	2	2	2	2
Chibca	2	2	2	1
Finnish	1	2	2	2
Greek	1	1	1	2
Guarani	1	2	2	1
Hindi	2	2	2	2
Italian	1	1	1	2
Kannada	2	2	2	2
Masai	1	1	1	
Maya	1	1	1	2
Norwegian	1	1	1	2
Nubian	2	2	2	
Quechua	2	2	2	2
Serbian	1	1	1	2
Swahili	1	1	1	2
Turkish	2	2	2	2
Welsh	1	1	1	1/2
Zapotec	1	1	1	1

的早期语序也应该是OV。也就是说,表面上看似例外的语言实际上并不是例外。可以看出动宾短语和助动词短语之间具有100%的语序一致性。我们汉语的基本语序为SVO,所以汉语的助动词总是置于动词之前。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语法特征值得我们注意。对于动词具有时态和人称标记的语言,在普通的陈述句里,只有谓语的核心动词才能带上这些语法标记,它被称为限定动词。Greenberg统计的这19种语言中,时和人称标记都是加在“助+动”短语的助动词上。因此,主动此应被看作句子的限定动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重要的结论:

助动词是谓语的核心,它与其后动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为动宾关系。

这一结论还有一个重要的佐证:跟助动词短语一样,介宾短语的语序也总是跟动宾的一致。道理很明显,介宾结构实际上是动宾结构的一个小类,从历史上看,介词很多都是从动词发展而来的。比如汉语的介词全部都是来自于普通的动词。

我们还可以用反证法来证明“助+动”不是状中偏正关系。不同性质的语法关系的短语就不一定有一致的语序,特别是从多种语言的考察中,它们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语序对应关系。我们的推论是:

(1)假如助动词和动词是状语和谓语的关系,那么它们的语序应该是一致的。

(2)因此,如果一种语言采用了“状+谓”语序,那么它的助动词短语的顺序就应该是“助+动”;如果一种语言采用了“谓+状”,那么它的助动词短语的顺序就应该是“动+助”。

(3)然而,统计的结果告诉我们,不存在这种语序一致关系,所以助动词和动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不是状语和谓语的关系。

根据上表的统计,在19种语言中,就有9种语言的助动词短语与状中偏正短语的语序不一致。具体地说,2种语言是“助+动”,而它们采用了“谓+状”的语序;7种语言是“动+助”,而它们即采用了“状+谓”的语序。可见两种短语结构的语序关系是随意的,这说明它们的语法性质不同。

### 3.2 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

我们有十分丰富的民族语言,它们是一块语言学宝藏。民族语言中反映出的规律对我们汉语研究也同样具有启发作用。黄行(1996)共从中国境内的6个语族中选择出了35种语言,仿照Greenberg的方法,对12种不同结构类型的语序进行了统计。表2是我们根据黄行的统计结果,选择与本文讨论有关的数据,改编而成的。

黄行(1996)所统计的6个语族中的35种语言为:

(1)壮侗语族的6种语言为:壮语、傣语、侗语、水语、黎语、仡佬语。

(2)苗瑶语族的4种语言为:苗语、布努语、畲语、瑶语。

(3)藏缅语族的17种语言为:藏语、仓洛门巴语、彝语、哈尼语、纳西语、傈僳、白语、土家语、努苏语、羌语、普米语、嘉戎语、景颇语、独龙语、崩尼-博嘎尔语、阿昌语、载瓦语。

(4)突厥语族的3种语言为:维吾尔语、撒拉语、西部裕古语。

(5)蒙古语族的3种语言为:蒙古语、东乡语、东部裕古语。

(6)满-通语族的2种语言为:锡伯语、鄂温克语。

中国境内这35种语言所反映出的规律,跟Greenberg的那19种语言的完全一致。具体数据如下:

(1)总共11种VO语序的语言,它们全部都是“介+宾”和“助+动”顺序,语序一致率为100%。

(2)总共24种OV语序的语言,它们全部都是“宾+介”和“动+助”的顺序,语序一致率为100%。

由此可以推断,助动词和动词之间的语法关系跟动词和宾语、介词和宾语的关系一致。

同时,助动词和动词的关系不是状中式偏正结构,它们之间没有语序一致关系。具体数据如下:

(1)在所有24种“动+助动”语言中,全部都是采用了“状+谓”的顺序,即它们的语序正好相反。

(2)在所有11种“助动+动”的语言中,1个采用“谓+状”语序,3个采用“状+谓”语序,7个是“谓+状”和“状+谓”两可。

显然,助动词短语和状谓短语之间的关系是随意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它们的语法性质也是不一样的。

## 4 助动词短语的功能分析

我们从54种语言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助动词短语的语法性质和语法关系应该与动宾和介宾的一致,然而与状中短语的不一致。但是这个结论只是统计性质的,要使我们立论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还必须分析助动词短语的功能。

句子各个成分的语法地位和表达内容之间并没有必然对应的关系。前文提到,吕叔湘(1979)在提到助动词的语法地位时,认为有些像副词,有些像动词,它们的界限都很容易划清。这里所依据的是一种意义标准,主要是看意义的重点是在助动词上还是在动词上。在英语的传统语言学中,也是根据意义来确立成分的语法地位的,对于助动词短语,意义具体的那个普通动词叫作“主要动词(main verb)”,意义抽象的那个成员则叫作“助动词(auxiliary verb)”(Langacker, 1991: 193)。“助动词”就是来自传统语言学,顾名思义,它是辅助其他动词表义的成分。这个叫法实际上有些误导,似乎助动词是副词一类的东西。

表2 黄行(1996)年的有关统计数据

	壮侗	苗瑶	藏缅	突厥	蒙古	满-通
VO	6	4	1	0	0	0
OV	0	0	16	3	3	2
介+宾	6	4	1	0	0	0
宾+介	0	0	16	3	3	2
助动+动	6	4	1 <sup>1</sup>	0	0	0
动+助动	0	0	16	3	3	2
谓+状	0	0	1	0	0	0
状+谓/谓+状	5	2	0	0	0	0
状+谓	1	2	16	3	3	2

Langacker (1991: 193-239)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详细地分析了助动词的语法地位, 认为助动词是所在动词短语的核心(head)。理由为, 普通的陈述句的谓语中心是限定动词, 只有限定动词才能加上时、人称等语法标记, 然而如果句子有助动词的话, 这些语法标记就只能加在助动词上。汉语语法中没有这些形态标记, 因此我们无法根据这个标准确定助动词的语法功能, 然而我们可以寻找其他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 吴竞存和梁伯枢(1992)则是根据助动词短语与普通的动宾结构在正反问句的表述上具有平行的变换关系, 认定助动词的语法性质。下面我们从中其他方面进一步论证这一问题。

(1) 能愿动词短语与普通的动宾短语具有平的正反问句变换格式。例如:

- ⑤ 能去  
吃饭
- ⑥ 你能去不能去?  
你吃饭不吃饭?
- ⑦ 你能去不能?  
你吃饭不吃?
- ⑧ 你能不能去?  
你吃不吃饭?
- ⑨ 你能去不?  
你吃饭不?

(2) 一般副词之后的动词还可

以加上体标记或者重叠, 助动词之后的动词则不可以。例如:

- ⑩ 他曾经开过火车。  
\*他会开过火车。
- ⑪ 他已经完成了任务。  
\*他能完成了任务。
- ⑫ 她认真地准备着功课。  
\*她愿意准备着功课。
- ⑬ 她忽然望了望四周。  
\*她肯望了望四周。

由此可见, 助动词和副词的性质并不一样, 副词不影响其后动词的语法特点, 助动词后的动词则失去了很多动词的特点, 实际上已经被名词化了。事实上, 加体标记和动词重叠是汉语限定动词的语法特征(石毓智, 2001: 87-105)。由此可见, 助动词之后的动词已经失去了谓语中心语的地位。

(3) 在单独回答问题上, 助动词跟普通动词的句法行为一样, 但与副词的不一样。例如:

- ⑭ 你会不会开车? 一会。
- ⑮ 你喜欢不喜欢打羽毛球? 一喜欢。
- ⑯ 你吃不吃香蕉? 一吃。
- ⑰ 他已经来了没有? 一\*已经。

从单独回答问题上可以看出, “会”与“喜欢”“吃”是一类的, 它们都可以代替整个动词短语, 然而跟

副词“已经”的功能不一样。由此可以推知, “会开车”跟“喜欢打羽毛球”和“吃香蕉”的语法关系是一样的, 都应该是动宾关系。

(4) 现代汉语中的助动词在历史上都曾经作为普通动词用, 带名词性宾语。

- ⑱ 非曰能之, 愿学焉。(《论语·先进》)
- ⑲ 应之以治则吉。(《荀子·天论》)
- ⑳ 弗听, 许晋使。(《左传·僖公五年》)

当然, 原来的普通动词跟今天的助动词用法会有些差异, 但是由此仍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普通动词如何向助动词发展值得进一步探讨。

(5) 现代汉语的部分助动词还可以带名词宾语, 仍具有普通动词的特点。

- ㉑ 他会书法。
- ㉒ 他不配这个称号。
- ㉓ 这项任务得三个人。
- ㉔ 我们需要大家的帮助。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 不论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 还是从汉语语法系统内部来看, 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我们都应该把“助动词+动词短语”看作动宾关系。

从学术的角度讲, 这样处理不仅可以保证语法体系的严谨与和谐, 而且也能反映出汉语与其他民族语言的共性。而且, 汉语的语法教学体系只有建立在科学的研究之上, 教学效果才能更理想, 也才能消除学生学习中的困惑现象。

## 5 结语

关于汉语助动词的语法地位问题, 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观点。这跟我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很有关系。如果把我们的眼界放宽一些, 以类型学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往往比较容易找出问题的答案。在54种语言中, 所有语言的助动词短语的语序都跟动宾短语的保持一致, 但是跟状中短语没有对应关系。从汉语内部来看, 助动词短语与普通的动宾短语具有一致的句法行为。由此我们可以自然得出结论: “助+动”短语是动宾关系。

本文的研究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跨语言的比较研究, 或者说类型学的视野, 可以促进汉语的研究。中国境内有10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 这是我们中国语言学的一块宝藏, 在调查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很多成果等待着我们语言工作者去开发、利用。我们相信, 如果汉语的研究能够跟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结合起来, 不仅可以大大推动汉语学视野的发展, 也可以揭示人类语言的许多普遍规律, 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本文的结论不仅可供汉语教材编写参考, 而且也可以应用于历史语言的研究之中。上古汉语的疑问代词作宾语时要置于谓语动词之前, 否定结构中的宾格代词也是如此, 因此有人就认为这是远古汉语SOV语序的残留。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时也应该保留“动+助”或者“名+介”语序。可是并没有这样的证据。我们认为这种特殊的语序是当时的一种语法手段, 不能作为远古汉语SOV语序的证据。□

### 注释

- ① 邓云华为通讯作者。
- ② 公式中, Aux代表“助动词”, C代表“时态”, M代表“情态”, -en代表过去分词。
- ③ 本部分的讨论有些内容是根据苏凤英(1994)的调查。

### 参考文献

[1] Chomsky, Noam. *Syntactic Structures*[M]. The Hague: Mouton, 1957.

- [2] Greenberg, J. H.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A]. In J. H. Greenberg(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2nd ed)*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6.
- [3] Langacker, Ronald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4]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 现代汉语[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5] 丁声树等.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6] 胡裕树. 现代汉语[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 [7] 黄行.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序类型[J]. 民族语文, 1996(1).
- [8]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1942).
- [9] 吕叔湘. 现代汉语语法分析问题[A]. 汉语语法论文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0] 苏凤英. 也谈助动词[J]. 语文学刊, 1994.
- [11] 邢福义. 现代汉语[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4).
- [12]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1943).
- [13] 吴竞存, 梁伯枢. 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2.
- [14]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1968).
- [15]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The Syntax of Auxiliary Verbs in Chinese: A Typological Approach

**Abstract:** The syntax of auxiliary verb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following VPs have been controversial in Chinese linguistics for a long time. This situation confuses teachers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By investigating 54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and many othe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Aux + VP” construction is actually the same as “verb + object”. Furthermore, the function of this construction is in depth discussed. Many problem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can be resolved via a linguistic typological view.

**Keywords:** auxiliary verbs; linguistic typology; minority language; VO relationship; linguistic commonality